

【底层行走】

婆的智慧

□张刚

我西北老家的习惯,对外婆一般称呼外婆奶奶,再亲点儿就直接喊奶奶,对外爷也是如此。但在我外婆这里,不知是谁给外孙立的规矩,直接喊“婆”,比较少见。

婆去世已多年了,我只隐约记得,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农家妇女,我也想写下她和外爷的故事,但仅凭幼年时残存的记忆碎片,很难完整地讲述他们的一生。这几天读葡萄牙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的作品,其中他多次提到外祖母如何成为他叙事灵感的源泉,我深受触动——原来这些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文学的原乡,那我这个文字爱好者还有什么顾虑的呢?再加上这几天总是梦见婆,梦见她的厨房、老屋、柴园,就又拿起笔,断断续续地用素描般的方式记下关于他们的点滴。

婆是农家出身,但她亲口对我说自己命好,最大的幸福是缠足缠到一半,民国的劝禁缠足令恰好传到了乡里,便又放开了。之所以说是命好,是因为下地干活时再不用忍受裹脚的疼痛了。从一户农家出来,嫁给另一户农家,婆便跟着外爷,开始生儿育女,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刨食,拉扯一家人。那时农民的生活大概都如此,谁也不比谁宽裕。

但是婆的生存智慧,很快在这个家里显现出来,她辅助外爷,在黄土之外,尽一切可能,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更多的食物。

在婆的老屋外,还有一片柴园,正是这片柴园,在她的打理之下,逐渐成为一方丰饶而富足的小天地。从我记事起,柴园的西北角,便有三四棵巨大的杏树、一棵粗壮的核桃树,还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,里面堆满了木柴;柴园中央,则是几株梨树、一棵李子树;老屋的墙角,还有一株弯弯曲曲的桑树。

可以想象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些果树对一个乡下孩童的吸引力。每到夏天,杏子熟了的时候,这几株大杏树下,熟透坠落的杏子在草丛中黄澄澄的,过往村民随意摘取食用,婆从不在意,甚至热情招呼他们来摘来吃,只嘱咐吃了之后把杏核留下,好拿去卖钱。中秋节后开始收核桃和梨,我记得有一年秋天,到婆家去玩时,炕上堆满了核桃,屋檐下则摆着满满的沙梨。这种沙梨经霜之后会变成黑疙瘩似的冻梨,能够化痰止咳,那时外爷便挑到集上去卖。

在外婆的打理下,这个农家院落充满了生机,除了果树,园里还有其他一些楸树之类,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。外婆不让砍,说:“那树皮万一有一天能用上呢?”除了打理柴园,婆还想尽一切办法储存食物。院内有一间房,专门用来堆放粮食,十几袋装着白薯干的尼龙袋,整整齐齐地靠墙一层层码起来,印象中存了好多年。我们去玩时,总偷偷地从里面抽几片来嚼,除了涩,再无他味。婆说:“这东西不要轻易动,也不好,要留着,万一有一天能用上呢?”想来

是年轻时饿怕了!

小时候到外婆家,喝的是没有烧开的生水,拿大马勺舀起来就喝,甚至弯腰探头就着水桶喝。有一次,我把一大马勺水喝了一半,喝剩的一半哗地泼到地上。婆正在厨房里揉面,从窗口看到了,心疼地说:“没喝完的要倒回桶里!挑一担水,要好几里路,不比你们村里有井!”

于是婆便安排我和小舅去沟里抬水,好让我们知道这水来得多么不容易。离家三四里远的山沟里有一眼清泉,那是上天赐给村民赖以生存的甘露。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去打水。沟畔长着一种叫野冬花的植物,叶子如盖。打满一桶水,摘两片大叶子,洗干净盖在桶上,这样水就不容易洒出来。山路弯弯,往返近一小时。

后来有一年大旱,泉水干涸,那时我已能挑水了。我和小舅一人挑两个大桶,守在这泉眼边,等那水一滴一滴地从地底渗出,等够一勺了,赶紧舀进桶里。整整一天,我们一勺一勺才刮满两担水。挑着水走在路上,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往前挪,生怕那水洒出一点儿来。婆早已等得心焦,不光要用这水煮面条,两头毛驴还等着喝。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,当年泼掉的半勺水的宝贵。

省着吃,省着喝,今天吃了要想着明天,明天要想后天,这是婆教给儿孙们的朴素道理。

目不识丁的婆,不知是天生还是生活所迫,竟好似有个“最强大脑”。这尤其体现在算数上,她会心算和口算,在农村大集上卖鸡蛋,一个鸡蛋几分几厘,几个鸡蛋几毛几角,答案总能脱口而出;其他涉及钱粮斤两的算计,在她脑中转得比商贩还快。婆的几个女儿都没进过学堂,大概也得了她的传授,在算数上都颇有天赋。尤其是小姨,远嫁酒泉,一个人往返天水、酒泉之间做百货小买卖,全凭这手快算,从不出错。

婆沉稳而包容,她对生活的韧性,默默影响着家里每一个人,不光外爷,也浸润到我们这些外孙心里。

婆的厨房,一侧是灶台,一侧是土炕。婆在灶台边忙一家人的饭,外爷便在炕上架起铁火盆熬罐罐茶。外爷年轻时上过学堂,虽未考学谋职,但识文断字,酷爱读书。农活之余,总爱拿本闲书看。大炕靠窗的位置是外爷的,窗台上放着一个墨水瓶改的煤油灯,似乎在家里他掌握着点灯熄灯的这一点绝对权力。一旦外爷噗的一声吹熄灯芯,一家人便不再说话。

乡村夜色沉静,便桶放在屋外,起夜时夜露微凉,抬头便看到繁星满天,银河绚烂,像一条大河倒悬在天际之间。在我的意象中婆和外爷,沉稳而寡言,却如人生大师,人间烦难,仿佛都能在他们那儿找到答案。苍天厚土,婆已离世多年,可仿佛仍然有股坚实的力量,从那片黄土地里传来,仍然给予子孙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生活的养分。

□高军

在张家埠子张其富家中,我看到了他做的铅笔拓印碑刻作品。竟可用这种方式为古碑做拓片,让我十分惊奇。

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,不知是哪个同学最早学会了用铅笔拓印的小技法。只见他把一张薄纸放在一分、二分或五分硬币上,左手几个指头按住纸张,让纸紧贴币面,右手小心地斜握铅笔,在纸面上轻轻摩擦,硬币上凸起的文字和图案便渐渐显形,凹陷处则留下空白,图案丝毫不走样地被拓印出来,十分有趣。

看到效果这么神奇,一段时间里同学们都在课间埋头拓硬币。女同学的小辫子静静垂在耳侧,男同学顶着各式土气的发型,全都聚精会神,做得津津有味。不过这毕竟只是一项简单的手艺,过了一阵,大家的兴趣就渐渐淡了。这时,我忽然想到:能不能把树叶的形状和叶脉也拓下来呢?于是找来杨树叶、五角枫叶等,在叶脉凸起的背面铺上纸,用铅笔轻轻擦磨,树叶的形状果然也能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,效果很好。因为树叶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,由我带动的这波拓印风,显得更有趣味,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一些。

看到张其富所做的铅笔拓片,少年时候这些趣事就又呈现在眼前。

和张其富的认识十分偶然。最近我出版了《大庄往事》一书,在自己刚开办的公众号上公布了一下。很快他留言希望得到一本,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,就问了他一下情况,原来我们确实并不相识,他只是知道我出过一些书。他们村里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张立志,但市、县史地部门包括镇、村几乎无人知晓,有些出版物上的介绍也错成“湖北浠水人”。这些年中我写了多篇挖掘张立志有关情况的文章,发表在一些报刊,又收入《大庄往事》一书。所以他对我的关注多一些,了解得也比较全面。通过简单交谈,我觉得张其富的见识不俗,他收藏了很多有关张立志的资料。这天,我与他约定到他家中翻阅他的藏书,竟然有《齐大心声》《齐大年刊》《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》等上百种稀见书籍。翻阅他收藏的这些书籍和资料,让我对这位普通农民更加刮目相看。

就在我要告辞的时候,张其富又拿出一个自己制作的册页,说是三四十几年前做的《白龙桥记》拓片。我一听立刻停下了脚步。多年来我写过多篇关于白龙桥的考证文章,也多次引用别人印在书上的《白龙桥记》碑文,但总觉得有些字词未必准确。为了弄清楚,我自己也多次去看碑,但是有些地方已经漫漶不清,始终解决不了一些问题。打开张其富做的拓片一看,竟然是用铅笔拓印的,字迹个个分明。我不由脱口而出:“你太厉害了,这么大的一块碑,接近1200字的碑文,你用细细的铅笔一个个擦磨着做出来,得费多少功夫!”张其富说那时候自己根本不懂做拓片,不知道用拓包和墨汁做拓片的技艺,连听都没听说过,想到小时候用铅笔拓印的往事,就自己步行十几里路,站立在碑前,高高低低、左左右右,不停地往上铺纸张,用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做着,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做了出来,然后自己用硬壳贴上绸缎,将其装裱成册页,封面左侧贴白色长条形书签条,题写的书名也是从石碑上铅笔拓印的“河阳白龙桥记”。装饰美感十足,简直就是一本具有艺术收藏价值书。

和张其富细细交谈,原来他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。他在村里当过会计、乡村医生,为了干好工作,通过几年努力,自学考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,通过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专科毕业证书。他对地域文化也情有独钟,收藏各种和当地有关的文献资料,如从《齐大心声》《齐大年刊》《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名录》《民国山东通志》等中找出当地人的所有资料,并汇集装订成册。

张其富用铅笔拓印的《河阳白龙桥记》那么精致细腻,我认真翻阅着,对原来见过的碑文中几处有疑问的地方一一细看,彻底解决了我的一些疑惑之处。

铅笔拓印本来是游戏性的小手艺,是小时候很多人都做过的有趣的事儿,是很能引起一些少年回忆的,因张其富拓印的《河阳白龙桥记》,让我有了一次温馨的回忆之旅,也让我对这位新朋友刮目相看。一个辛勤耕种、农活繁忙的农民能有这么浓厚的文化情怀,能自觉去做这些工作,确实让人很是佩服。

【乡土记忆】

田野「守碑人」